



續編校對

詔表冊文

命相出師詔

惟天惟祖宗混一函夏全付躬朕承丕基兢兢圖治
罔敢逸豫不謂邇者河南反賊乘此承平之久負固弄
兵流毒黎庶已嘗命將討捕屢獲渠魁戮以徇衆餘黨
狂獗尚逋嚴誅亦嘗肆宥開以自新恬終不悛致煩師
旅太傅中書右丞相脫脫爰自賊發迄今屢請董師致
討朕以心膂之親應難其請而期於自効誠懇益堅朕
惟事體之大付託實難匪資巨濟之才孰勝戡定之任

今命朕脫以答刺罕太傅中書右丞相分省于外總督
諸道軍馬水陸並進其樞密院御史臺各分官屬從行
稟受節制無或有違務要廓清妖沴永底隆平於戲太
傅寔左右朕躬其行在安靖天下故分總揆之重屬以
討賊之勞尚克欽承懋建丕績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再命出師詔

朕承國家隆平之運四方無虞民不識兵士不講武于
茲有年矣不謂迩者河南反賊弄兵構難荼毒蒸黎用
是前歲大丞相脫脫請自出征一戰平徐朕惟股肱大
臣宜朝夕在朕左右亟命召還分將致討豈謂因循遷
玩倏經二年湖廣荆襄雖嘗克復餘賊逋誅負固恣睢

致使軍士

聽朕不遑寧處乃命朕脫以答刺罕太傅中書右丞相
分省于外總督諸該軍馬振其威武刻日進兵殄賊安
民以釋朕慮凡士用命者賞不用命者誅賊眾未降
者赦旅拒者戮朕與丞相共理天下者也天下多
故朕軫其憂相任其勞理所必致汝往欽哉慎啟事事
乃有濟圖厥功乃有成往哉汝諧布朕威德措安吾
民朕惟汝賴汝往欽哉

進遼史表代右丞相脫脫撰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脩
國史領經筵事臣脫脫言竊惟天文莫驗於機衡人文

莫證於簡策人主鑒天象之休咎則必察乎機衡之精
鑒人事之得失則必考乎簡策之信是以二者所掌俱
有大史之稱然而天道幽而難知人情顯而易見動靜
者吉凶之兆敬怠者興亡之機史臣雖迷前代之設施
大意有助時君之鑒戒遼自唐季基于朔方造邦本席
茶干戈致治能資於黼黻敬天尊祖而出入必祭親仁
善隣而和戰以宜南府治民北府治兵春狩省耕秋狩
省斂吏課每嚴於芻牧歲飢屢賜乎田租至若觀市赦
罪則膾合六典之規臨軒策士則恪尊三歲之制君慕
漢高之為帝托耶律於劉宗相儼鄭侯之為臣更述律
以蕭姓享國二百一十有七載政刑日舉品式備具

有正者焉這天子孫失御上下離心
主強賊興而根本撼變強為弱易於反掌可畏哉天
祥自絕大祐苟延國既丘墟史亦蕪弗耶律儼語多避
忌陳大任辭乏精詳五代史係之終篇宋舊史埒諸載
記予奪各循其主傳聞况失其真我世祖皇帝一視同
仁深加憫惻嘗勅詞臣撰次三史首及於遼六十餘年
歲月因循造物有待臣脫脫誠歡誠懇頓首頓首欽惟
皇帝陛下如堯稽古而簡寬容衆若舜好問而濬哲冠
倫講經兼誦乎祖謨訪治旁求于往牒茲循史事斷自
宸衷睿旨下而徵聘行朝士賀而遺逸起於是命臣以
右揆領都總裁中書平章政事臣鐵睦爾達識臣賀惟

翰林學士承旨臣張起巖翰林學士承旨臣歐陽玄
翰林侍講學士臣揭傒斯侍御史今集賢侍講學士臣
呂思誠為總裁官中書選選儒臣宗文大監今兵部尚
書臣廉惠山凱雅翰林直學士臣王沂秘書著作佐郎
臣徐昂翰林監脩臣陳繹曾為脩史官分選遼史起至
正三年四月迄四年二月發故府之積藏輯遐方之輿
獻搜羅剔抉刪潤研磨紀志表傳備成一代之書臧否
是非不迷千載之實臣脫脫等叨承隆寄幸睹成功
宣日月之光華願効涓埃之補報我朝之論議歸正氣
之直則辭之昌遼國之君臣有知善者喜而惡者
撰本紀三十卷志三十一卷表卷下卷

上座天覽無任激切

進金史表

進金史表

竊惟漢高帝入關任蕭何而收秦籍唐太宗即祚命魏
徵以作隋書蓋曆數歸真主之朝而簡編載前代之事
國可滅史不可滅善吾師惡亦吾師矧夫典故之源流
章程之沿革弗披往牒曷蓄前聞惟此金源起於海裔
以滿萬之衆橫行天下不十年之久專制域中其用兵
也如綬燎而乘風其立國也若置郵而傳命及燭興於
禮樂乃煥有乎名聲嘗循初而迄終因考功而論德非
武元之英畧不足以開九帝之業非大定之仁政不足

以固百年之基天會有吞四海之志而未有一四海之
規明昌能成一代之制而亦能壞一代之法海陵無道
自取覆敗宣宗輕動曷濟中興迨夫浚郊多壘之秋汝
水飛烟之日天人屬望久有在矣君臣守義蓋足取焉
我太祖法天啓運聖武皇帝以有名之師而釋奕世之
憾以無敵之仁而收兆民之心勁兵擣居庸關北拊其
背大軍出紫荆口南扼其吭指顧可成於雋功操縱莫
窺於廟筭懲彼取遼之暴容其涉河以遷太宗英文皇
帝席卷河朔而徇地并營囊括趙代而傳檄齊魯滅夏
國而蹴秦鞏通宋人以逼河淮睿宗仁聖景襄皇帝冒
萬死出饒風長驅平陸戰三峰乘大雪遂定中原大陽

出而燭火燧正音作而衆樂廢及我世祖聖德神功文
武皇帝恢弘至化勞徠遺黎燕地定都徹武靈之舊趾
遼陽建省撫肅慎之故墟于時張柔歸金史於其先王
鷄集金事於其後是以纂脩之事見諸數遺之謀延祐
申舉而未遑天曆推行而弗竟恭惟皇帝陛下緝熙聖
學紹述先猷當邦家間暇之時治經史討論之務念彼
秦和以來之事迹接我聖代初興之歲年太祖受帝號
於丙寅先五載而朱鳳應世祖毓聖質於乙亥纔一歲
而黃河清若此真符昭然成命第以變故多而舊史闕
者芟沒而新說譌弗折衷於大朝恐失真於他日於是
聖心獨斷盛事力行申命臣等集衆技以責成書佇奏

篇以覽近鑒臣等仰承隆委俯竭微勞紬石室之書誠
乏司馬遷之作獻金鏡之錄願擴張相國之忠謹撰述
本紀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傳七十三卷目錄
二卷裝潢成一百三十七帙隨表以聞

進宋史表代丞相阿魯圖撰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脩
國史領經筵事提調太醫院庶憲司事臣阿魯圖言竊
惟周公念先業之艱難七月之詩是作孔子論前王之
文獻二代之禮可言故觀趙氏隆替之由足見皇元混
一之績欽惟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初由宗邸親總

勅諭歸督於乾馭御風沐雨

辭跋履之勞略地攻城咸遵稟撥之筭揚舲而平江漢
卷甲而克襄樊恭行吊伐之師昭受寵綏之寄及夫收
圖書於勝國輯甫嘒於禱京按宋臣而列政塗載宋史
而歸秘府然後告成郊廟錫慶臣民推大賚以惟均視
一統之無外樞庭偃武既編戡定之勳翰苑摘文尋奉
纂脩之旨事幾有待歲月易遷累朝每切於繼承多務
未遑於制作臣阿魯圖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欽惟皇
帝陛下恢弘至道紹述丕謨徃行前言樂討論于古訓
祖宗功德思揚厲於耿光惟我朝大啓基圖彼吳會後
歸板籍視金源其未遠紬石室以具存及茲累洽之時
成此彌文之典命臣阿魯圖左丞相臣別兒怯不華領

事前右丞相臣脫脫為都總裁平章政事臣帖穆爾達
識御史大夫臣惟一翰林學士承旨臣起巖臣玄治書
御史臣好文禮部尚書臣沂崇文大監臣宗瑞為總裁
官平章政事臣納麟臣伯顏翰林學士承旨臣達實帖
木爾左丞臣守簡參議臣岳柱臣拜臣陳思謙郎中臣
幹藥臣孔思立等協恭董治史官工部侍郎臣幹玉倫
徒秘書卿臣泰不華大常簽院臣杜秉彝翰林直學士
臣宋聚國子司業臣王思誠臣汪澤民集賢待制臣干
文博翰林待制臣張瑾臣貢師道宣文閣鑒書博士臣
麥文貴監察御史臣余闢大常博士臣李齊翰林脩撰
臣鐺文大醫院都事臣賈魯國子助教臣馮福可大廟

臣陳祖仁西臺御史

臣張為國子

余貞秘書著作左郎臣譚愷翰林脩撰臣張為國子
教臣吳當經筵檢討臣危素編劑分局果穆為書
東都迄于南渡紀載餘三百載始終纒一再熟考
隆淳化之經營景定咸淳之潤色慶曆皇初以迄
風化元豐熙寧以聰明彙章馴致紹聖紛紜崇寧系
亂治忽昭陳於方冊操存寔本於宮庭若乃建炎紹興
之圖回乾道淳熙之保又正直用則人存政舉邪佞進
則巨辱主憂光寧之朝僅守宗社理度之世日蹙封疆
願乃拘信使以渝盟納畔臣而侵境由權奸之擅命啓
事豐券以召兵厥後瀛國歸朝吉王航海齊亡而謗王蠲

乃存秉節之臣楚滅而諭魯公堪矜守禮之國載惟貞
元之會合屬當秦道之熙明衆言淆亂於當時大義昭
宣於今日矧先儒性命之說資聖代表章之功先理致
而後文辭崇道德而黜功利書法以之而矜式彞倫賴
是以匡扶雖微董狐直筆之可稱庶逃司馬寡識而輕
信至若論其有弊亦惟斷以至公大槩蔽容盛而實德
衰論建多而成效少且辭之繁簡以事而文之古今以
時舊史之傳述既多襍記之蒐羅又廣於是參是非而
去取權曲豈約以損增事嚴敢計於疾徐日積亦虞於玩
愒臣阿魯圖等忝司當揆實預提綱周詢在局之言靡
不究心乃職第述作之才有限而報効之志無窮倘垂
以聞

進經世大典表 至順三年三月進

清燕之觀尚助緝熙之益曰若帝堯曰若帝舜惟聖心
稽古之功監於有夏監于有殷乃臣子告君之道謹撰
述本紀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傳
世家二百二十五卷裝潢成四百九十二帙隨表塵獻
以聞

堯舜之道載諸典謨文武之政布在方策道雖形於上
下政無間於精粗特於紀錄之間足見彌綸之具是以
秦漢有掌故之職唐宋有會要之書予以著當代之設
施予以備將來之考索我國家受命龍朔續休鴻基發
政施仁行葦之忠厚世積制禮作樂閔睢之風化日興

紀綱具舉於朝廷統會未歸於簡牘欽惟欽天統聖至
德誠功大文孝皇帝陛下總攬群策躬親萬機思祖宗
創業之艱難與天地同功於經緯必有鋪張以揭皦日
必有術作以藏名山爰命文臣體會要之遺意編勅宮
寺發掌故之舊章倣周禮之六官作皇朝之大典臣某
叨承旨喻俾綜纂脩物有象而事有源質為本而文為
輔百數十年之治蹟固大畧之僅存千萬億世之宏規
在鴻儒之繼作謹繕寫皇朝經世大典八百八十卷目
錄十二卷公牘一卷纂脩通議一卷裝潢成帙隨表以
聞伏取裁旨

明宗皇帝尊號冊文

伏以得名得位大君之盛德必無事亡事存孝子之至
誠如一爰徵古訓追上徽稱欽惟皇考皇帝陛下稟純
乾之剛居游震之長當世祖之不構接武皇之正傳歷
試諸難侔蹤虞舜舊勞于外儼跡商高當龍躍以在淵
變化莫測其量及雷行而育物動靜不違乎時茲豈非
順天乎若夫綸言未頒而仁聞之馳滿天下寶璽初受
而皇極之建繫人心茲豈非立道乎至於親儒生於汗
馬之場輯宗盟於橐弓之頃茲豈非敷文之教知武之
功乎聖莫大於無為孝莫大於善繼玄造固難乎擬議
鴻名宜罄乎宣昭矧往事之艱貞增眇躬之怵惕欲旌
永慕庶草多儀謹遣攝太尉臣某奉玉冊玉寶追上尊

號曰明宗順天古道獻文知武大聖皇帝

銘

友吾銘 吾友號

吾仁我以友我是須輔雖資友取友在吾人肯友吾視
吾可否善不吾若友吾何取尊者友卑貴三吾見乃忘
勢分乃友貧賤賤者友貴所貴吾立傲固不可佞豈可
習有人於此如澤相慶吾友友吾交盡友誼曾子之學
省先吾身吾友為誰必顏其人惟顏與曾尚友千載讀
詩讀書吾志吾在

敬心齋銘

人之有學治心為先心得其理乃聖乃賢賢聖之為

要曰敬清明在躬齋莊中正敬不于貌顯于其心
儼若上帝汝臨無貳無虞惟精惟一飭我天君守而勿
失學之終始惟敬靡他身之主宰非心而何克敬在心
亦敬亦聖聰明為堯溫恭者舜湯曰日躋姬文緝熙孔
嚴三畏顏謹四非孟子養身尤善養氣彼何人哉希之
則是曷爾敬心心以銘鐫為此銘者太史氏玄
戚友劉君思清以其猶子尚敬謁予瀏上予嘉其好
古將掖而進道乃為之銘其敬心齋請事斯語余日
望之

字說 叢說 附

楊鑑瑩之字說 劉文廷壻

工製器皆有陰陽其陽文其陰質古者物善技精故表裏一文質均後世物多竄技售摘故金有滓玉有瑕絲有類則為文以蓋之若質之素乃為貴耳惟鑑不然其質之美見於面其文之美見於背蓋鑑主於瑩故也瑩自外徹內用能以內燭外鑑之瑩未嘗為文而天下之文無不入焉吾故謂鑑有君子之道以其先質而後文也雖然百煉而金精金精而鑑瑩豈一日之功哉人質亦然所資於學也大矣安成學者揚其姓鑑其名瑩之其字者誠者文節公諸孫也質美近道蔚然有文通春秋三傳學用薦為國子四門館生圭齋歐陽玄書是說以贈之

劉叔躬字說

安成鐻生名士疇字叔躬從余謁字說夫疇者易治之田之名也躬者既立之苗又墾其根使之梗有據以禦水旱者也子名疇字叔躬尊公為子計者周矣農在四民能衣食其三者工之技商之利或足以病之先王有厲禁矣惟士與農同體故畊學往往並稱於經士生斯世筋力不匱才智有餘退恃可治之田進挾可用之學傲然無求於穹壤間以聽命於司造世之偉丈夫也然古今則幾人焉進為鹵莽之學以倖一時之遇退為滅裂之畊以倖一歲之秋滔滔者不乏也然豈願吾友効之哉實耕學於一貫堅智力於一勤疇有其地躬有其

本國之良士又良農也余為大司成時生之尊公常博為國子助教生以胄子入學日升堂講論余愛生之叢琅琅而論纒纒也今別又數年矣生勉乎哉

族子童晦字說

宗兄議翁子耀既冠當字謂余字之余字之以章晦又申其說以勗之今天下之有光而能燭者水也火也而二者不同焉水內明外暗火內暗外明然世以水鑑者什一以火照者什九豈非外闇內明者晦養其明假物而明始見外明內闇者明出乎物遇物而明自生君子則之內外交養明晦相資猶水火日用於世而明不匱豈不以是與或曰朱晦翁初授教於屏山鍾氏有木晦

於根春華燁敷之言由是號晦菴今子以水火言明晦何居余曰水受氣水而傳氣火者也晦明明晦豈二本哉余生平喜吾歐陽氏之業為儒者甚多章晦聰明好學尤多藝能年則弱冠已見館穀於大家余字以晦蓋望其顯融者奚止如今日所觀者云

李觀尚賓字說

鈴邑大姓曰西溪之李有名觀而字尚賓者吾宗用綱之甥也聞余訪族至其外舅家遠來即余求尚賓說夫觀一字而有二義以觀示言者九五之主一卦也以觀瞻言者一卦之宗九五也六四一爻去九五最近故其繇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謂其以陰柔而近陽剛有

仕而覲于上之象今子名觀而字尚賓可謂知所尚也
已然亦何道而臻茲乎故愚嘗謂觀示觀瞻之義猶未
足以盡乎觀九五之觀我生上九之觀其二爻皆有
觀省其己之義為六四之君子者蓋亦退而觀諸己乎
利用賓于王實在我之所自致也周官之法三歲大比
考其德行道藝而與其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
群吏與其衆以禮賓之獻其書于王則再拜而受之夫
德行道藝之三物者士之可自勉者也今科目復矣子
勉于學由是而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孰禦子哉余聞
尚賓家多書又多山水之勝嘗作亭名兩山間予既扁
之矣用功於幽閑深觀之鄉策輒於昭明正大之地六

四之觀之占屬之子矣

彭以恭說

學者以字從名有內外之辨斯不瀆也安成劉仰更致
其表弟彭尚謙字以恭者之請求予為字說以贈夫謙
者恭也皆見乎外者也謙之中有物恭之中亦有所主
何為有物謙之象曰地中有山卑者蘊高者於其中中
有屹然不可犯之意特有之而不居則見乎外者自然
而謙也何為有所主主者一而已矣主一之謂敬有確
乎不可拔之意能出乎無偽則見乎外者自然而恭也
謙也恭也曾謂色取而可乎善乎君之為字也能求諸
乎中則容之著乎外者無以尚也謙之失曰輕恭之失

曰足怯二者之失求諸中斯可彭氏多文人吾以恭好
學不倦故樂以內外之說告之

琅溪說

吾家自鈴南之防里徙長沙之瀏陽族屬之近者亦徙
安成北境上是為早禾田號曰早歐有名俊字用綱者
早歐之秀者也嘗扁其讀書之室曰琅溪頃過余齋上
謁余為之說夫三瑩然而澤者琅玕也溪之色幽幽其
似之乎琅然而清者珩璜也溪之聲淙淙蓋又近之然
君子之比於玉以有德也取於水以有本也豈徒以聲
色為尚哉玉有德故用於宗廟朝廷水有本故達於江
河淮海善推其所為而已吾用綱中有外著聲與實流

琅溪云乎哉

彬彬說

吾宗歐陽氏之甥新澤胡君復字曰於信而名其讀書
處曰彬彬因宗人宜翁兄謁余為說夫彬彬之言昔我
夫子嘗兩言之其一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其一曰假
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釋者謂彬彬猶班班物
相雜而適均之貌大槩質不勝文文不勝質二者適均
彬彬可想見也獨易之彬彬義安取乎豈非中古之言
易者象或過乎質理或過乎文必經聖人之手而後彬
彬與雖然愚嘗竊以謂彬彬固貴乎二者之適均持物
相雜而易見青黃赤白是為文章則彬彬即文矣君子

之論終不以彼而易此也禮器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
之人可以學禮君子先質而後文之意豈待文勝而後
據之與損其有餘而補其不足在夫善學君子者矣於
信妙齡老蒼為學近裏以孝弟真試于鄉故余樂有以
進之

齊吾說

族弟巽翁號齊吾因字以為號者也兄原功甫為之說
曰後天之易巽東南之卦也萬物至是而潔齊焉然東
南之為位以一歲言之則孟夏建巳之月也以一日言
之則日至禺中之時也以人之一生言之則二十以至
三十之年也物生齊於孟夏之月人事齊於禺中之時

大抵然也士為學弱冠以至壯歲就厥條理則成人之
功過半矣宮庭有儀衛焉排比而不亂軍旅有行伍焉
整嚴而不淆府庫有委積焉屏當而不煩然後為齊也
齊之功豈易集哉昔者聖人自序為學之功每十歲一
進唯十有五志于學至三十而立獨多其年豈非為學
求齊於斯時亦難矣然則齊之道當何先乎曰齊與齋
同義又訓一齋主乎敬敬主乎一求之之要無踰敬者
或曰巽東南之卦其氣溫厚敬非肅不能何事於巽乎
曰不然巽之為言順也順莫大乎禮禮莫大乎敬敬則
有序而順有序而順則和生焉巽在其中矣巽翁謝曰
吾今而後知齊吾之綱領矣請書其說以贈巽翁一名

異事博洽而聰敏吾宗之英也

奇峯說

天地間氣形惟正與奇受其正者為正受其奇者為奇
山之有五岳水之有四瀆正也然五岳有泰華峻嶒而
峭拔四瀆有清濟潛伏而趑躅是正之中有奇者焉人
亦然端莊靜重之士偶遇事變未嘗無超邁卓絕之行
也特水之奇以衝激而見人之奇以感發而見皆因動
而見奇者也惟山之奇在峰雖靜亦奇孤竇之姿騰踔
之勢有自然之奇不可以言喻者故士之靜獨隱居而
有奇節者往往則之安成鐳君世良著奇峰以為號吾
既以靜而奇者况之然劉氏歎世書其意斯文之

世奇之體用於是乎備歟

明軒說

疾无晉翁號曰明軒夫晉之明有離象也說卦離為日
為火晉之象君子以自昭明德晉之明以離離之明為
日為火君子之自明心乎性乎愚嘗謂日者火之精是
日以火為明也然火自日出者也心者性之郭是心之
明有性在其中也而性實自心出者也故曰盡其心者
知其性也日與火之明心與性之明固無二也雖然日
以屢入養其明火以屢改養其明心之養其明也以虛
性之養其明也以靜明有所養自不息也明而誠其道

在斯乎晉翁兄博學之士也其涉歷世故又久所以養其明而日進者俟余言哉姑以是為明軒說以應其命

劉恭安說并銘

安成鐫君彥恭才氣敏達學問充裕因其有彥恭之字朋友號之曰恭安彥恭不能辭求一言以自勗予嘗受讀論語子溫而厲一章嘗謂溫而厲一辭若總下兩句所謂威而不猛恭而安者威自厲出不猛有溫在其中此易曉也威而不猛可總於溫厲恭而安何所附屬曰書言恭作肅又有所謂嚴恭嚴也肅也非厲而何且二者非可久之道也持之而安惟溫而厲者能之豈非互

有所發明乎恨玄生晚不獲質正於前修彥恭之請姑志臆說于此願與識者商確之銘曰人生德性本無不備氣質或偏動鮮無媿聖人所養全體渾然貌恭而安語默皆天希聖力行持久持敬澄其氣管懿哉德性恭非勉強安之從容聖功既熟無適非中大舜命夔臯陳九德變化攸宜君子斯則千五年後橫渠猶疑劉氏之子其殆庶幾

圭齋文集卷之十三終

圭齋文集卷之十四

宗孫銘鏞編集
安成後學劉釘校正

題跋

北行錄

士生休明之代區宇混一意之所之跡跡皆可以達即
其耳目之所覩記塞英攬華託諸翰墨論議之間異時
竒聞偉績因是以有徵於來世也廬陵奔元凱挾其吟
詠之學卓犖之才其至京師與當代名縉紳劇談雄辯
周諮國家之巨釁而升平諸福之物舉集一時於是黃
鶴朱鴈之什人爭誦之至於登高眺遠追懷往哲風晨
月夕排遣羈思佳句尤富使之得展所蘊於承明著作

之地以任揚厲輔張之風豈不大強人意乎三復降嘆
題而歸之

安成劉氏家譜

往年宗入南記自吉州刺史琮遡歐陽亭侯上及神禹
下逮安福府君萬不以地之遐僻族之蕃廣必旁蒐遠
羅不少遺譜成且欲合祠吉州刺史安福府君為不祧
之祖集宗人之近者節春秋展敬祠下其規措不凡用
志亦仁矣嘗因堯賓兄序之惜哉南記已矣安成鐫君
思清携先世告身六七通求予識其後且胝余家譜上
推其祖之所自出下列各派之所同出徵兩漢南宋以
上至陶唐氏得姓以來之祖其意亦由南記也余嘉其

其敦睦之誼圖分派別得別生分類遺意故為之書且
告之曰子歸為我訪黃石宗人之賢者謝曰其毋廢譜
學毋廢祠事庶幾余猶有望焉思清字清隱於子先世
通家又同生癸未今為湘鄉校官家譜則其從弟思復
之所圖也

西平李氏族譜

桓桓西平為唐中興功著鼎彛德被黎烝當時賢良風
雲依乘如渾侍中如馬北平曾幾何世系冷如水惟西
平裔趾美相仍更唐歷宋我元是承諡科曰雋試吏曰
能守令之選臺閣之登表表愈偉為時名稱子孫千億
藝藝繩繩天道之報信哉可憑予書其槩寓勸以懲後

之未者於焉斯徵

衆芳所存安成劉伯平號芳所後以扁其齋

嗟衆芳之所在宜君子之盤桓巖班璘兮有菊畹紛披
兮有蘭朝菲菲兮紉佩文采采兮為餐通神明於鼻觀
納上清於泥丸却氛穢而益壽志無昏而氣完襲馨德
乎先括託高風乎歲寒

彭功遠先世手澤

先叅政冀公曩善廬陵彭君士楚先公上庠高選雖治
春秋能通諸經忍見前代時文散逸每屬士楚收拾士
楚至則相載充物先公暇日亂紉而泛閱之擇其尤者
別彙為秩士楚亦能朗誦先世詩義嘗至述論玄兄弟

湯不及省先公勗之曰黃冊子會有行世時况曹毋忽
也先公薨之七年科舉興玄首擢第追憶先訓泰定甲
子彭公冲所以詩經擢進士為士楚從弟於是其家學
益振他日冲所子功遠來京師袖其曾祖坦軒祖碧野
二先生及一門諸父舊業程文盖冲所題識手澤謁余
求一言是盖吾先公平日之所購求而士楚之所樂誦
者彭氏世科之左券不在茲乎俯仰四十餘年科目廢
而熠興興而歛察今明詔復飭中書舉行玄切墜從臣
初議闕下力贊其成又適秉筆代言播告海內矣會將
見程文復盛當世喜而志於斯

南谷居士自贊像後

士大夫自贊其真例多自抑之辭而生平自知之明往往見於言表如善寫真者引鏡自照以圖其形宜無遺乃玄嘗銘南谷翁墓今觀其寫真自贊表裏純誠殆非丹青之所能狀尤非發潛者之所可模寫也至正二年三月余客瀏東厚田湯氏家齊吾弟携此見過因贊數語于後

五馬圖

卷中五馬龍者其誰如隔腦脂如行烟外如辨九疑而
三南山四十萬匹中欲求流雲飛電之姿嗚呼世無伯
樂龍者其誰

蜂蟻其房号不可以游蛛待以網号為有所求曾不知
蝶與草虫号飛躍之自由

娛拙集

娛拙集者吾宗歐陽存中甫之作也其中古樂府諸篇
情景俱至追議當時近體詩清新俊逸佳句層見是何
吾宗人之多才也題曰娛拙雖謙辭實出見解六朝劣
於漢魏得其巧未得其拙也晚唐媿於盛唐亦得其巧
未得其拙也繼自今拙日進則詩日進矣何當見存中
甫重揚確之

白麟溪三大字後

右白麟溪三大字前中書右丞相脫脫為浦江鄭大和

書溪舊號香巖在縣東二十八里白麟則大和二十六世祖之名也有惠淮者字季淵寔白麟十九世孫由遂安遷溪上易以今名示有先也淮之孫綺至大和凡六世大和從子鑑至其又三世皆同居共財朝廷表為孝義門於乎溪流無終時公特書是以寵之者蓋將勗其門相為悠久哉字畫方毅酷類顏真卿觀者孰不改容不待贊也

大師右丞相畫墨竹

右墨竹一枝大師右丞相所畫以遺其館客授經郎鄭浚常者也丞相天資明睿知識過人一日得文與可竹譜學之即錄其妙觀其枝葉面澗柯幹節脈皆與可法而筆意老蒼與近代李蘄丘諸人所作迥然不同浚常在相府直言不阿又多引拔善類為長史甚得體相君雅愛重之故受以心畫云

御賜石刻千文搨本後題

今上皇帝得智永千文命近臣摹勒刻置宣文閣中所拓墨本從官之有文學者則識以宣文閣寶而賜之授經郎浦陽鄭深浚常嘗侍上經筵故預是賜可謂稽古之榮也夫金璧珠寶天下貴賤之所同尚者也國家以旌有德賞有功於所同尚者而不靳焉所以示恩也至於法書名畫遇彌文之代時君聖性好古則其所尚有重於金璧珠寶矣於其文學侍從之臣不靳其所獨尚

者而賜之所以示異恩也鄭氏浦陽義門九世同慶朝廷嘗旌之今浚常以斯文又膺是賜愚故願義門之子孫世世寶之上以無忘聖天子好古博雅之志下無以忘乃祖父遭遇之由足以垂久遠矣

跋遠林鐫君墓銘後

前代士大夫非居憂人不敢以銘墓情非此則奉勅或契友族屬尊行與座主舉主也今常傳鐫君文廷制中作遠林劉君墓銘文字簡古又得古式故特表而出之

跋王大年詩帙

余從王實初先生得其族孫德生詩賦一帙讀之翩翩然渥洼奇駿筋骨甫壯肆其馳騁未有紀極也他日範

以王良也父之湛納之和鳴大輅之下財才氣老矣三
獲題而歸其帙

跋劉士行墓誌銘

廬陵處士劉士行父以經學名家義予在京師國學進士解子元嘗請序其詩文矣今其弟解觀又以邵菴震公所為墓銘求予跋夫廬陵九老以忠節文章顯國史書之天下宗之士行讀其書誦其詩論世尚友顧非斯人之徒與抑邵菴之銘至矣予奚庸贅

族祖澗谷先生留書後

至正壬午十一月予訪族至餘岡之防里縣大夫浚儀趙侯尚之因休日特來於既而又專其館宿羅君孺文

與其子璉求於岡題名即
孺文踪跡余所至暇日
之從諸孫也先生分教長
沙時先尚書澹軒先生居郡
洋前麻道同志合友誼彌
篤既去官書問不絕咸淳甲
戌先冀公以混補入國學
先生時為權院留臨安貽書
相慶以為先尚書宣力學
是子與孺文叙先世通家
先生長沙藁一帙視予快
如新告所點校歛性讀之
翠麓間也獨詢其適傳則
人不能不係之以感慨也
大夫寓形天地可託者二一

曰有文二曰有後二者未必得兼不得已而去則有文
庶無憾也

歐陽文忠公墨跡跋

玄生乎所見堯國文忠公真蹟甚多其篇帙六者於同
年許安陽家見毘陵胡文恭公墓銘藁百文輝上人所
見州郡名急就章胡氏碑行草急就章皆微涉行楷余
家所藏佳者曰與杜祁公蘇明允書及晚年三乞致仕
表草皆筆法如一獨祁公書端謹結體頗若蘇氏父子
豈非蘇氏感公之至初年做公之書後充拓自為一家
體邪茲來叙族至早禾田歐氏見集古題名碑跋而歐
氏在楓樹下者又出與留守學士書見示皆名墨也第

書中貺字兩用雖貺况古文通然意若有所謂留守學士者得非田元均乎旅寓之文字考訂姑識此說以俟傳古之君子

眉壽二大字跋

至正丁酉九月浦陽鄭深浚常由吏部員外郎除浙西憲僉將行自念先為授經郎學在內府密迹青坊常獲侍皇太子硯席今日遠役誼當入辭乃因宮臣以見既詢其南歸之由對曰老母年近八十思便侍養是以遠涉鯨波不敢憚勞也儲君惻然頷左右取近日所書眉壽二大字賜之蓋以高其親之年庶以永其子之養也敬惟皇太子天迪仁孝之性於茲一事二美備焉仁事

親之實孝為仁之本皇太子平日視膳問安

之道於三宮異以寧君親之心託君親之志以斷君之壽也一旦推其錫類之盛心成已成物之功仁與孝不可勝用矣眉壽始見於豳風之七月老人眉有毫壽之徵也後屢見於魯頌之閔宮今鄭氏在瀨東九世同慶旌表孝義之家也部使者興化美俗之官深知斯行奉元良心畫以歸心法之正大筆法之端嚴焜耀山川新民觀瞻於是稱豳雅之兕觥劾幽人壽君之敬而竭其忠賦魯頌之駘背保魯侯壽母之樂而遂其孝繼今鄭氏忠孝之祚日熾而日昌其光在此也深屬玄述其實謹書之下方云

沁園春

作此日先君冀郡公示勉敬跋于後

玄子未前還憶汝今朝初度時是吾家幾世書香闕
我翁疇昔心地坦夷宅相伊何從紅老子汝母慈仁有
兒如今恨倚門人去和膽為誰丈夫七十何為美三十
功名已是遲要經天緯地拓開實用朝風弄月者可虞
詞我亦平生厄之徒費猶酌檐花向九疑團樂以待老
吾泉石留汝鍾彝

大德丁未玄賤生之日先公祝之以沁園春玄受而
歲之第年少家貧性亦疎散房中惟有一敗篋以繩
約之篋中無所有又以紙外護之甚嚴暇日時復展
玩明年戊申不幸先公棄捐自是見輒嗚咽殆不忍

觀皇慶壬子玄免先公喪又二年矣先公在時所定
謝氏歲久不克成婚繼妣長沙郡君謀為玄畢婚媾
而玄方游湘中繼妣老妮啓玄篋取故衣浣濯補紉
以俟新婚老妣目不知書篋中文字亦為所持去此
詞亦在焉玄歸而求之竟失其所遍索十數日無得
深自刻責以為不能寶藏先人之訓遂為此生抱恨
之大端每至劬勞之日則泣而識之如是二十五年
屢嘗籲之先公異陰相之庶幾復見此詞以無負付
囑之意延祐乙卯以來玄僥倖科第歷官中外至元
元年乙亥叨恩翰林直學士國子祭酒先公贈翰林
直學士亞中大夫輕車都尉追封渤海郡侯尋蒙奎

章近臣奏請有旨申勅詞臣製碑以賜玄感激之餘
付書還家囑舍弟信翁先白於彌告祭之日諸昆弟
子姪咸集中堂姪進老遽前曰昨日偶治故書得先
祖手澤一紙蟬食殆半乃壽八翁沁園春也兄弟相
視大驚曰此汝叔平時徧求而不得者汝何得此衆
取視之果然即付書報玄京師二年丙子夏謁告南
歸立碑甫抵舍姪即以詞見遺玄奉詞涕泣如隋珠
和璧去而復還自計生平可喜之事未有過此嗚呼
異哉詞所謂宅相伊何泛紅老子者謂外大父臨賀
府判理齋李公也倚門人去和膽為誰者是歲免先
夫人喪也朝風弄月省可虛詞者玄少作頗患多故

先公以實

猶酌檐花向九疑者先公分教

春陵時將之官也雖然玄之至喜者以此詞之失而
驟得則先公若有陰相之也他日或可追伯魯授簡
之責也其至懼者則以先公期待之意如彼而玄之
踈文謏學所成就若此其何以追伯符不克負荷之
譏乎裝禘既完踪跡所至必携以自隨三年丁丑以
侍講學士召入京戊寅春以二品恩例申請夏五月
進贈中奉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護軍
追封冀郡公先妣追封冀郡夫人六月甲申祭禮畢
因出此卷再寫善本并敘所感云男玄泣血書于賢
良坊寓舍

跋先公與南谷先生書

先冀公與南谷居士未及一識族中宜翁為之求書於安福同知王君習齋未幾習齋去官故未及投畀之篋笥考其歲月蓋大德丙午丁未間書刻玄為子弟時代先公作者也至正壬午十一月玄叙族至防里俯仰將四十年南谷先公即世皆以兩家子弟覽之愴然

圭齋文集卷之十四終

圭齋文集卷之十五

宗孫銘鏞編集
安成後學劉鈺校正

贊

御書九霄贊

聖人居潛如日未旦待其將出光景於黎若木蟠桃實生海濱天光首被先萬物春離麗正中烜赫八表物物容光莫獲私照上在桂林臣有震宦躬荷寵碩深翰賜之作其踐胙億兆悉臣欲攬天章幾千萬人向所蒙恩曠遇希世隋珠和璧曷足言異今雖近臣孰敢奏請仰瞻雲漢惟有引領日邊之氣其名曰霄陽數用九乾德孔昭龍飛之徵有開必先諸翰墨夫豈偶然天啓淵

袁神助筆力震畫乾初洞見天則猗嗟震宦世世寶藏
億載萬年五龍為光

麟鳳二大字贊

皇太子習大書端本堂上命度其所書記之於籍或以
賜近侍宮臣則錄所賜人姓名而登載之慎重之至也
宣文閣授經郎浦江鄭深其官署既在內府與青坊密
廷深家又以九世同居聞自諭德以下咸樂與之遊因
得侍硯席被寵顧故有是賜焉所賜為麟鳳二大字若
曰同居為國家之瑞有若麟鳳云爾筆法方嚴意度閒
暇天縱不凡深得之允為慶幸屬玄記其事於下方謹
拜手作贊辭曰春宮臨池神助腕力結體楷嚴運筆端

直上命官臣以特貯儲遇有賜了籍而記諸深仕延閣
授徒宮宰獲陪燕翼膺是寵光維麟與鳳肇錫孔嘉有
之必之瑞我國家

潘雲谷墨贊

徂徠松雲貯玄谷道人居中抱其獨琅琅空山萬杵熟
道人憐然開電目松雲化石石化玉崢嶸寶氣霄漢濁
貢之奎章月在檳龍光淋漓九宇福

十八羅漢畫像贊

我觀應真玲瓏八牕具妙用故示諸愚蠢世言神通自
墮幼吮匪梵匪漢匪奇匪厖見師即呵孰前搏控千花
冥冥百泉淙淙猿吟鶴飛白雲空控龍伯山君巴滇蜀

駭爪剛力獍冠詭服虎或象瑜來或於菟降信攝平等
詐分珉玕如來在時慧日萬邦既入涅槃境俄然膏鈺固
脩第二有二無雙矧此苦海寔資徒枉南浮諸方金鼓
肆擬建論性相樹茲疑懂彼不見月指月在江溇為泓
泗激為湍瀧我無成虧喧寂一腔

此歐陽先生閒暇時着意為鐫仲賓題此廿韻仲賓
避亂客固江黃氏子魯所公以遺之識者當因文以
重其畫不可因畫而汎觀其文也馮翼翁子羽觀跋
為防里族姪題文忠公像歐陽永叔

文在兩間與世推移道之將興文必先知八代萎靡韓
歐繼作讀者瞻之實啓濂洛五季鉅筆素王微權本論

人
卷奉慶曆七篇入心既正士者斯淳黃河泰華我公其

自贊

一古不格不清不奇置之竹籬茅舍似無不可貢之玉
堂金馬亦無不宜噫百年三萬六千日與吾相對吾亦
不知其為誰

族兄山村先生像贊

實踐真脩洵泗之學闕視雅摛箕穎之風節用謹身克
而達乎曾閔之行存心養性悟而超乎松喬之宗子孫
極高年之養而志存舊日之儉素鄉鄰推文人之行而
身教後生以謙冲郡侯賜帛重於鄉飲朝廷表門侈於

素封是宜濟南諸生追懷九十之伏勝襄陽過客想見百代之龐公

族子素彝像贊山村子也

以治官之能治家以應世之智應族不遺履舄任用咸當不勞鞭算資具自足心平而直何事城府行簡而易豈資遠福有子孫之賢可悅情性有山林之勝可娛心目入見其康健而期為山村向上之壽我觀其忠厚而知為歐門鼎盛之福與

靜脩先生畫像贊

先生姓劉名因字夢吉客城人至元中蒙裕宗召為贊善辭集賢學士皆不拜

微點之狂而有沂上風雩之樂資由之勇而無北鄙鼓

瑟之聲於裕皇之仁而見不可留之四皓以世祖之畧而遇不能致之兩生嗚呼麟鳳凰固宇內之不常有也然一鳴而六典作一出而春秋成則其志不欲遺世而獨往也明矣亦將從周公孔子之後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者耶

默安先生畫像贊

默安先生畫像贊東平安氏
恬寂乎明善誠身之書步趨乎格物致知之學關西三
禮未必禁於教授之四世荀陵八龍奚以過於伯仲之
一壺豈非白茅作而忘信著玄酒導而嗜然薄者乎鍾
期伯牙有同世而不相遇者吾胡於默安之神交而益
以重空城之先覺也

唐會仰小釋迦上形禪師作雙峯禪寺於石鎖峰下迄
今稱名刹座席多叢赫望士至則咸有所樹建舊殿僧
堂作者為別傳泓法堂為晦公輝鐘樓為夢作滿南廡
文室為近年謙山福今堂頭一清徹公克武前備仰瞻
佛殿屋老思撤之揣力弗贍以余舊家宜陽寺近吾族
求作僂語發端鉅家與獲資助圖維厥新詞曰
唐刹占山水之奇舊多勝迹瞿曇備天人之福必有廣
居維茲寶雲雄我鈴邑暈飛傍峙已登巖瞻象馭中臨
未崇殿制茲欲衷多益寡舍舊圖新即蕪陋以徵辭謁
華腹而求助於是講遺規於安馭證妙境於率陀長者
布金祇園咄嗟集事老人心幸故里讚詠成功故疏

書卷

與所性姪書

自夏謁告祠垣道假江左取便欲經祖郡省墓譜亭之
行途中暑劇心與迹違抵家以來且人事叢叢文債日
生遠辱慰問但早叔在朝泰自從臣未整黼黻之報恩
及二代無蒙賜碑榮幸不勝今遣僕老李特實勅賜碑
一本相奉別致薄贖贈諸族屬煩吾姪分俵勿患其寡
而患其有未至也近者賤疾百病交攻使者復促上道
起居未可自必老僕即使之歸似難藉召命舟中欲使
任其扶持之勞家兄而次雷此致問不宣

谷意山先生

意山聘君老兄文侍玄去冬防里彌月之留涵濡道德之味於骨肉之情得於兄所教良多迄今銘感未已今郎來辱惠問動懇第恨溢美辭多令人讀之赧然賤跡自正月中旬以來右膝微腫其痛如刺始者護痛不敢屈信久之兩足筋掣即自行立俱廢稽延召命恐違官箴遂擢年雖未及身委有病自願致仕者聽之例移文有司行達朝省冀此庶得藥裹專心然亦沉痾如舊書來所謂佞裝上道那得許事耶今郎初至適值病體服宣利之藥遂致泄瀉不已困憊不能見客數日稍復當圖報深媿莫能效毫髮之助聞張毅甫尚書除江右憲使其人相知力疾作一書干之或能相汲引一試也側

聞茲歲垂悵仍在舊館郡泮必時至彼諸生常得親炙老成亦幸事也餘惟萬萬自愛占吞崖畧不敵先施等干尊照不宣

又與意山先生書

玄壬午譜亭之別于今六年都下蒙惠書但送書人乘便即行往往不別而去不及報書為歉方馳仰聞令郎至存辱佳翰承寓居春臺壽履康裕殊慰殊慰文集舊序如戒更寫令郎所著易問辨甚佳已為作序第媿病餘意緒不佳之好語也令郎氣宇明爽因推其八字非常發達行當擢科吾兄收義方之效享榮養之祿計日可待也劣弟蹒跚如昨右臂時苦風氣流注太為所窘

景是文債日生無少休息令人悶悶未卜會期惟以道
珍雷草草伏希尊照不備

回所中書

猶是癸卯年叙譜以來今三十有五年矣是時不肖與
所中俱在子弟之列每思幼從兄弟之樂今復欲爾尚
可得耶去夏謁告祠垣假道江淞初意徑趨洪表一訪
故耳中途劇暑遂與願違老僕還聞族中諸公相候甚
久令人慚慙無已茲遠席宗庇自忝從臣恩及二代兼
蒙賜碑尤出望外受寵驚懼蒙書乃以賀言惟重怵惕
祖塋題表之喻僕何敢當第曩歲侍親春陵見元公家
數世之墓皆太守方孚若為題之他日援此故事或得

一名筆表識亦未晚也

未知攸措吾姪何以告之儀翁還

孚照

回所立書

相距五百里相別十五年逆旅倚伏靡不更常起居動
靜邈焉無從忽宜翁兄携所惠書得之驚喜相半追憶
曩侍先君子琴罍適執事自綵侍來以拜見退相從齋
閣是時僕與執事俱為人子弟一門自為師友之樂有
不容喻今日此况此味惟屬之所立仰為名門雍熙之
軌翁季道德之盛異時秋蟬賦側耳獨領畧吾知叔弼
久矣兩科士論殊以魯生不來為恨六月之息三年之

鳴端有所待他日榜中龍虎第一相承舍君其誰政當
堅坐冲密守庚申耳區區遭時承乏何足置牙頰來書
諄諄然及之令人卷舒媿潘可拾甚者以六一為是何
以美疾強加我耶此公事業未論其他只蘆荻畫地我
豈曾受此苦曾下此工夫否此則斷斷然不夢見脚板
者也廬陵長沙之議不謂茲事亦徹聽聞僕在二部不
趨滄海一梯或者之語僕亦不辨惟應之曰僕為宗廟
不敢藉談尤不敢也不敢布素一語亦告者過番羶瘦
馬白是鄧億家風且先輩三尺森嚴在前何敢猖獗一
步寄示畫軸皆米家虹月惜蕪穢不足發揮歲晏百元
與委宜自慎

回鐺申齋先生書

賢族黨諸先達皆不及顛狀敢告申敬何時譜亭叙拜
以聲鄙懷家兄而次附致謝臆等幾魁照不宣

玄頓首再拜復書提舉聘君申齋先生丈席玄即辰清
和承體候佳勝濟南耆年有相之道不勝願見之禱吾
宗振先來辱書且知姪孫宗任客臘參謁座下第緘寄
雄文迨今未至不審何故亟稱督索端便復命隴阡
採之禁事出當然流言之惑實無是也區區抱病三載
始獲一歸心志凋殘舊學如失其不能為先正大矣後
也審矣適候卜氏女病振先就之相見借紙占酌凡百
潦畧惟鼎茵加慰以壽斯文謹奉狀不宣

答劉桂隱書

玄頓首再拜復書桂隱先生執事玄視廬陵江鄉乃未
獲一寓桑梓之敬諸鄉先生亦未嘗一望履約虛名誤
人僕僕南北抱茲二欠負負奚文先生道德之重藻鑑
之明今先之以書且有文集叙之喻僕何足以叙高文
之後此亦虛名誤聽聞耳踵襲訛謬如是不已豈不甚
可畏哉僕自去春痺疾盛作一歲之中謁告十九今者
又有哭子之戚悵悵南歸子環之使要諸潞上夏初誤
恩落侍講升學士俯僂循墻迨今未敢拜命心常怔忡
舊學廢忘仲實還姑爾塞責滓穢高明知罪愧感暑
力乏落甚不敏先此布謝其

答孫春洲書

玄頓首再拜上記春洲聘君先生玄讀天台賦金叢嫋
嫋吾耳將二十年識公於此蓋久昔人識心在識面之
前斯謂知己族弟志行家人至辱佳翰勞問勤懇殊慰
瞻馳第玉署再遷之言此傳說者之謬幸勿過聽區區
抱病三年朝廷熟察而深憐之譬之病駒不任銜勒置
之茂林豐草之地使之姑遂其本性豈有復可驅策者
哉今郎才俊自當不乏知遇萬一邂逅在他人尚能推
轂豈敢愛一援手之力於秦晉之戚哉价旋力疾占荅
秋杪冬初必到防里胥晤有日餘儲面賦草略切希照
察不宣

又

玄頌首再拜春洲先生契友玄鄰在吏館與曼碩揭公
談江右人物揭稱譽足下才美在臨川孫履常何太虛
間會見咄咄逼人他日相知翰墨中益見故人藻鑑之
高日者弊族諸子弟見過又知結習斯文固有瓜葛第
恨才薄資淺仰慕前脩薦士不得彷彿其萬一耳所求
春洲詩及大字草草塞責報章遠勝作者子昂墨蘭自
是佳品感愧無斃區區劇暑抱病赴便裁答不敵先施
尚幾照察不宣

與張憲使書

都門別後賤所尋亦謁告還鄉相距地遠之便致書惟

辱馳使近傳 某日共 移輶在浙拜節西江西江之

民蘇息之艱實在此矣漢先世西江入也里中長老時
相往來語及公未相與喜并少白僕近訪族族中少俊
甚多有姪原春者其才足以應舉然得失未可必袁州
路學薦為直學例必經憲司試驗欲望相公賜一援手
之力他日寸進寔出陶鎔何敢忘也賤體入春以來瘳
疾愈甚兩足筋攣行立俱廢雖被召命自度病勢如此
未見即愈自願休致之章已達有司每日從事藥裹而
已為况無足為知己道者舍姪行顯此起居未中冀願
厚珍音行膺柄用不具備

慰國博愛母書

玄頓首奉慰文廷博士至孝玄不意慶門倚伏之會先
大夫入奄棄榮養緬惟哀痛奈何玄聞變不勝慘怛已
僦小車詣行府申唁昨暮適苦痰嗽爵眩之證又聞車
行甚亟勢未獲面會中統若干聊為在車之資道遠異
節哀順變以襄大事手疏潦略不具

與劉文廷書

玄手書再拜上文廷博士提學相公仁友玄往夏去國
同列中以不獲一言以別為恨客冬還鄉久之又以不
蒙一紙之寄為欠今夏忽睹除目承有儒臺之擢既喜
且駭其喜則以國初甚重此職軍懷許公由是拜左轄
亦愚葉公尚是拜右轄大德中具與趙公由是入為待

講吾文廷居之允愜士論其駭則以賤跡離翰苑時嘗
揆力勉其留其言以為斯文漸覺人少僕抗言薦數士
為代如文廷皆其列也當揆蓋嘗諾之今忽外補非文
廷求出必不爾也已而果傳有子夏之戚聞之胸次作
惡者數日昔有三人聞客言虎患一人感額特甚僕其
人也才不才亦各言其子往年嘗以此致心疾後來熟
思之理數自然皆有乘除脩短存乎其間莫年盡傷亦
復何濟不如姑聽造物所以處我者何如耳劉仲賓行
亟此代面外有一啓極知剝出或可助發一莞聊以寬
君之憂也僕態勝舊近又苦痰暈之疾但夙緣無涯竟
日為人造綺語業殊可厭也毫楮草草希照亮

啓

茲論輟班學省進秩文臺晨入都堂陳衷懷而求去臺
歸六館別同舍以治行綸綍及門輜軒在路既許即家
而為府又客需次以申情仕宦以稱職為稱心宜無內
外重輕之辨賢達唯知義故知命自明禍福倚伏之機
故於趨賀之絨輒為警解之語孔文舉揚德祖古人所
親即兒美門子淳立公今世未聞有後首尾不嫌於衡
决肺肝所托於深知望望馳忱忽忽闖使

回有主許叅政啓

辱示謙鳴喜新貴治白一晉感無衣之賦竟償復楚之言
相知盡全璧之歸始知一知秦之真意人之素忠者必遠

而物之拂性者終還追惟往事之堪驚益懷高位之難
處文場有議豈容居西掖而弗知丹詔驟頒乃獨使東
廳而恭聽此挾姦回之秘策欲推後又之前茅尋移疾
以去官姑待時而俟命生意已存於碩果大材寧繫於
匏瓜皇天實鑒乎臣衷聖主自定乎國是子環鶴渚公
曰盍歸乎來哉授柄鳳池衆謂兆足以行矣屬開端於
更化嘗効力於代言然非烏獲莫勝昌免絳侯見沮急
逐輜軒而傾蓋真同韋布以禪冠洎僉黃髮之謀親預
綠章之寫於是退前日掩奎之宿即當時押角之人嘉
與賢能游行周家選舉之法至詒朋友共播虞廷賡歌
之音第媿踈庸莫陪揚厲王通受罔極之賜惟乞閑身

孟明收再効之功當書逸史亟酬先施倍切懽崇

祝告文

天畀寶命列聖相承貽萬世之丕基輯九圍之至治頌
茲菲德嗣守基圖念皇考之上賓結孝思之罔極爰舉
徽稱之典躬陳時祝之儀尚冀垂歆敷錫祚胤

明宗皇帝附廟祝文

於穆皇考聖德配天何臨御之弗遐儼威靈之如在顧
茲冲眇嗣守皇圖惕惟丕訓之承祗奉鴻名之舉是用
躬執圭瓚薦其苾芬仰惟願懷來格來貺

焚黃祝版

維至元三年歲在丁丑二月朔壬申越十三日甲申孝

孫翰林直學士國子祭酒玄敢昭告于祖考贈中順大
夫中書禮部侍郎上騎都尉追封渤海郡伯澹軒先生
歐陽公玄奉元統三年甲戌三月制書以玄忝列藝文
大監備位二品推恩二代贈封祖考官職勲爵如右是
年九月以書到家告廟改題且遵彝式為玄尋遷大常
翰苑等官限以職守今者謁假來歸告墓之典始克成
禮惟我祖考懿行粹文師表湘楚惟誠淵人惠利後學
儒者之德莫盛於茲餘慶所被施于諸孫獲承國恩致
有褒贈思昔咸淳甲戌鼓篋上庠在其當時六館諸生
為廢父母咸得推恩世運遷移先考齋志六十年間歲
運一周積善之報久而深彰有若此者侍郎法從之官

貴列八座渤海大郡之壤崇視徹侯載燔密章昭侈上
賜伏惟膺此寵光濬厥福澤庇賴我後益熾以昌謹以
牲齊穀饌式伸虔告

焚黃告后土

維至元二年歲次丁丑二月壬申朔越十有三日甲申
翰林直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國子祭酒歐
陽玄敢昭告于官祭橋白雲菴后土之神玄欽奉制書
贈封祖考中順大夫中書禮部侍郎上騎都尉追封渤海
郡伯爰擇穀旦燎黃于塋惟神苞流崇深穎擢明秀
相我先祖妥靈于茲茂厥後入本國枝茂實惟神庥惠
徽方增報祝敢後自今以

祭耀尚圖利之謹以酒穀庶羞式伸虔告

防里祭祖祝文二

大元至正二年歲次壬午十一月己巳朔十有三日辛
巳曾孫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玄謹以
牲酒之奠致祭于防里第十一代祖七承事府君歐陽
公墓前而言曰禮去鄉國省墓而行重違遠也先世遷
瀏動踰十紀并邑既殊歲月既久踈渺松楸事勢使然
餘慶所覃靡間彼此玄自竊科第登進公朝備列法從
推厥本原敢昧所自謁告來歸展省墓下追懷雨露怵
惕深增惟我先祖流慶後昆願自今始無曠彝禮尚享
防里歐陽氏始遷第一代祖府君墓前人本乎祖百世

匪遙精神旁通體魄如在遠孫席庇展省還鄉萬木一
春萬水一清豐本濬源用永有譽惟我先祖寔克相之

祭后土文二

防里第廿一代祖墓后土氏之神先世遷瀏遠墳墓
會孫展禮宅觀以固祖考來歆神亦惠顧濬靈鍾奇錫
我善祚我族既博百世無斃尚享

防里歐陽氏始遷第廿一代祖墓后土氏之神自言之袁
我祖始遷要靈茲所今三百年高山蜿蜒其上隆然神
相我后濬流如川

國史院祭指侍講文

公之道德忠厚篤實洞徹內外公之文章純深

雅警發憤憤方館閣之疎敷實昌期之際會密勿論思
從容進退當譽望之日隆惟恪恭之弗戒掌斯文於玉
堂贊皇猷之光大侍講讀之經幄知啓沃之切闡待引
年而挂冠戒舟楫而南邁帝錫命而來還真黃髮之未
艾適聞詔之方殷思竟考夫前代詔總裁於三史庶緝
熙於帝載天不憇遺慨其殄瘁惟我同僚思其莫再望
望喪車悠悠丹旆尚期英爽歆此薄酌

祭子達老文

至正元年歲次辛巳二月十一日老父八翁即大都崇
仁門之寶泉寺為特羊舉酒殺之奠告汝十二郎上舍
之靈曰嗚呼哀哉尊者哭卑者而哭於暮年生者送死

者而送於異鄉天下之慟有甚於斯乎吾年五十餘而無子也既以汝為子矣凡吾老身之侍奉後日之繼承惟汝是賴一旦而失所望焉天乎人乎孰使老父罹此毒乎以子之學可受弗祿以子之孝宜享壽齡天乎人乎孰使吾子至此極乎丁丑之秋赴名北來汝伯汝叔送吾與汝他日吾還汝獨何往吾亦何面目見汝伯汝叔乎汝之生父吾之愛弟也久矣抱病遂廢官業令聞汝計還數千里其將何以為懷乎為之兄者又將何以堪此情乎且汝之病吾謁之醫而竭之劑汝之歛吾致之禭而哭之痛猶以為有憾也吾弟於汝其病也不見所服之劑其歛也不見所禭之衣將何以解其憾乎吾

圭齋文集卷之十六

宋孫銘鏞編集
安成後學劉鈺校正

附錄

元勅賜翰林直學士亞中大夫輕車都尉追封渤海郡侯歐陽公神道碑銘有序

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知經筵事臣張起巖奉勅撰

奎章閣學士院侍書學士中奉大夫同知經筵事臣燮燮奉勅書

奎章閣學士院承制學士中奉大夫兼經筵官臣尚師簡奉勅篆額

今皇上即位之三年至元改元冬十一月三十日奎章閣大學士臣沙臘班奏翰林直學士臣玄識翰林論思有勞制贈其考官三品爵列侯欲著之碑銘光移上恩其勅翰林臣起巖撰文奎章臣巖巖書丹臣師簡篆額上曰可臣起巖承認伏惟延祐初年仁宗聖文欽孝皇帝繼述祖訓建立科舉大廷策士臣玄臣起巖賜第拜官為同年皇上御極簡擢侍從臣玄臣起巖代言繡史為同官明詔諭臣俾揚其先烈發其潛德求之臣職揆之友誼皆不敢辭謹按公諱龍生字成封歐陽氏其先冀之渤海人從晉南渡徙長沙率更令幼以文學顯名有書四世孫琮為吉州刺史因家廬陵琮八世孫萬

諱遠託徙吉水後喜不析置永豐傳二世是為宋大師究國文忠公之考崇國公其他子孫散處安福邑境雍熙初割安福置分宜縣隸宜春郡故居安福永豐者籍廬陵居分宜防里者籍宜春而安福分宜地相去不滿五十里公防里族也別號防里歐陽氏曾祖安時及祖新皆漕試湖南愛瀏陽山水之勝又徙居焉新字仲齊以經學著稱淳祐末荆溪吳公子良漕湖南辟廬陵歐陽巽齊守道為岳麓書院山長又以禮聘仲齊為講書因寓長沙巽齊聆其講說嘆曰長沙自有仲齊吾何為至於此考逢泰字忠叟經術行業師表一方學者

常數百人擢科登第相屬也用薦為潭學錄安撫司掾
與湘潭譚景衡履學田煙沒者登故額士廩以羨廬慶
羅子遠在教授席賴其佐助為多今贈中順大夫禮部
侍郎上騎都尉追封渤海郡伯妣何氏渤海郡君公年
十六入潭學已負俊譽月試占高第相國古心江公判
潭州帖為崇禮齋長又二年從醴陵田氏受春秋三傳
甲戌混試國學生湖南終場萬三千人有奇拔公二十
八入公以春秋中第二肄業存心齋時羅教授為朝官
以書賀云邇潭學經界忠叟景衡盡心焉去歲景衡子
魁鄉薦今年忠叟子入上庠造物報人不爽如此至元
丙子內附侍禮部還瀏陽居霞陽山之白雲莊禮部晚

鄉何遠之有至官郡庠隣濼溪書院公定規約朔望謁
宣聖畢教授率諸生謁濼溪祠一日過祠東見老屋數
間詢知為西山精舍勝國時祠蔡季通蕪廢久矣祠舊
隸郡庠有田百五十畝或利其入欲蕪并之故以屋僦
軍官去遂不治幸其速壞公立召僕夫拚除按籍得田
脩其祠郡學田多為豪民據有公請諸憲司被檄往括
暑行山間得租三百餘石因感疾歸卒官舍至大元年
八月五日也年五十有七諸姑奉柩歸以三年十月三
十日塋郡東羅田之木瓜埭公既歿之七年當延佑甲
寅玄舉進士魁湖廣省貢明年乙卯以第三人賜第同
知平江州遷蕪湖尹初贈公承事郎同知湘陰州事再

贈朝列大夫同簽太常禮儀院事上騎都尉追封渤海
郡伯今贈翰林直學士亞中大夫輕車都尉追封渤海
郡侯初娶譚氏一年卒再娶李氏金陵仕族有婦德知
書前公四年卒初追封宜人進封渤海郡君今封渤海
郡夫人繼室李追封長沙郡君譚夫人有子曰浩龍川
書院山長娶唐渤海郡夫人有子五長貞孫石林書院
山長娶王次定孫曲阜林廟學錄娶李次玄也今中大
夫國子祭酒依前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脩國史娶謝
封渤海郡夫人次憲孫幼翰外氏李沅陵縣學教諭娶
馬季彭二妻明孫娶劉女二長子雲岡路教授卜天佑

住建昌
孫男四曾孫女四公儀表峻清瑩智如玉有膽略幹局
性孝友幼歲嘗割股肉以已母疾兄士高蚤世撫其遺
孤皆有成婚嫁必先兄子而後及己子先疇悉推與之
讀書目五行下八歲屬文十五下筆萬言文雄渾有體
裁學精敏有識趣尤長於講說義理每講篇出士傳誦
之晚號雲莊有經學理窟雲莊講義及所著文集傳於
家歐陽氏世以文學名廬陵之族大顯于宋矣宜春防
里清門素業文行有傳至於禮部倡鳴經學師道尊嚴
表率多士公學為通儒行為士槩宣榮庠序位不滿德
維持斯文克肩其任再世如一遺善後人是有良嗣首

推巍科聲華燁然演論玉署黼藻帝畿追封二代有位
有士大書表隧息賁歿存則公父子平昔績學衛道之
業昭然四遠而防里之族克昌以大將媲美於廬陵矣
於乎盛哉

銘曰

惟歐陽氏廬陵別族有家劉陽同出安福文忠相宋魁
然大儒防里清門世德不孤操義風烈堅持允蹈服膺
克繩義方之教三代之英士生其時世其道德以恬以
熙至行應古鄉邦攸重士子景從如鳥歸鳳衛道育才
再世一心播耄百年有獲斯今綸章載頒秩登侯伯需
恩所覃於渥其澤大君賜命詞臣敬承撰銘發潛匹休

廬陵宣昭顯帝仁君天垂示無垠何千萬年

大元故翰林學士承旨元祿大夫知制誥兼脩國

史圭齋先生歐陽公行止

曾祖新贈中奉大夫嶺北山南道宣慰使護軍追封

冀郡公

祖逢秦贈昭文館大學士次貝善大夫上護軍追封冀

郡公

父龍生宋太學上舍生累贈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

上柱國追封冀國公

公諱玄字原功姓歐陽氏其先出於夏禹之苗裔漢涿
郡太守子孫有居冀州之渤海從晉南渡居長沙唐李

更令詢四世孫曰琮為吉州刺史因家廬陵琮八世孫
曰萬為安福令故有居安福者安福而下四世曰效三
子謨託遠託徙居吉水析曰長永豐傳三世曰觀是宋大
師楚國文忠公之父崇國公遠留安福子孫散處境內
宋割安福置分宜縣隸宜春郡故居安福永豐者籍廬
陵居分宜防里者籍宜春而安福分宜地相去不滿五
卜里公為防里族宣慰公訊湖南轉運司愛劉陽山水
之勝遂卜居焉淳祐末荆溪吳公子良將漕湖南辟廬
陵歐陽公與齋守道為岳麓書院山長又聘宣慰公為
講書歐陽公聆其講說為之驚嘆昭文公經術行業師
表一方若集賢公之行事始終則有今上所賜碑備載

云集賢公子四人長貞孫次定孫次即公季彭年公生
於至元二十年五月母冀國夫人李氏賀州簽書判官
廳公事某之女讀書能文親授孝經論語小學諸書公
八歲已能成誦始從鄉先生張貫之授學日記數千言
即知屬文十歲有黃冠師至里塾坐定周視諸生注目
視公久之曰是兒骨格不凡神氣凝遠耳白過面目光
射人惜本朝未興科目有則狀元何疑然異日亦當文
章冠世聲名滿天下廊廟器也言既而去亟追與語已
失所之集賢公為文靖書院山長部使者某至州謁之
書院公與諸生講誦使者異之就坐命賦梅詩立成十
首晚歸增至百首使者謂集賢公曰令子奇才也年十

四從宋進士方山李公某受業下筆輒千言年十六歲
從宋進士吾山鄧公某每試庫序必占高等老師宿儒
讀公詞賦制科之文戒其子弟傳習焉弱冠下帷數年
人莫見其面經史百家靡不研究伊洛諸儒源委尤所
淹貫間至郡城憲使涿郡盧公摯見公儀表及觀所為
文大器重之相與倡和留連不遣去薦為憲史力辭不
就大德元年母李氏大夫人卒居喪哀毀致疾十一年
公生之日集賢公為詞以壽之期待之意甚遠集賢公
遷道州路儒學教授公寔侍行道為周元公鄉里儒風
无盛公日從諸先生遊學力銳進境內勝槩題藻殆徧
集賢公卒居喪毀瘠扶柩以還築室墓側居廬三年然

水大清兩洞象泉州
無後出公曰彼亦人耳
躬行撫諭即日單騎從
戰鬪未已僭人素知公
羅拜馬首請罪曰我曹
于縣縣不為直而吏更
使終歲勞苦無以為生
我清官自來罪不可逃
其頌其人感激遂安召
禮部陞國子監丞致和
國史院編脩官會賓興
學士或有事役或留上

誥同脩國史遺編金幣表裏段各一內醞二尊復起為翰林學士
召譔太皇太后玉冊文賜白金五十兩五年是患風痺乞南
夫譔皇太后玉冊文賜白金五十兩五年是患風痺乞南
歸便醫有旨不允修曲阜宣聖廟成奉勅譔碑文初公
有子皆早卒復以弟彭年之子達老為嗣六年二月卒
公哭之過哀舊疾復作乞還鄉里携柩還壑近臣以聞
上深念之即日遣奎章閣典籤全晉庵撒里賜內醞二
尊迨至臨清勉諭導切不克辭復還拜翰林學士資養
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命馬札兒台右丞相草詔罷
去位降旨不允止免朝賀行禮至正改元更張朝政
有不便者集議廷中極言無隱科白之復起者尤衆公

力爭之命脫脫右丞相草詔九月南歸明年遣使賜白
金五十兩金幣表裏段各一內醞二尊復起為翰林學
士以疾未行有勅譔故相和寧忠獻王脫脫神道碑三
年詔脩遼金宋三史遣使賜內醞二尊召為總裁官使
者迫促力疾就道至則廟堂問脩史之要公曰是猶作
室在於聚材擇匠聚材則先當購書擇匠則必遴選史
官於是用公言遣使購書增設史官立三史凡例又為
便宜數十條俾論譔者有所憑依史官中有悻悻露才
議論不公者公不以口舌爭俟其呈藁援筆竄正其論
自定至於論贊表奏皆公屬筆南郊禮成冊文肆赦賜
白金百兩居庸關過街塔成奉勅譔碑賜白金五十兩

四年奉勅謨成宗御殿碑賜白金五十兩五年知貢舉
進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初御史
大夫也先帖木兒在宿衛上問在廷儒臣乃以公姓名
對上曰斯人歷事累朝制作甚多朕素知之今脩三史
尤任勞動汝其諭旨丞相超授爵秩用勸賢能明日大
夫出遭丞相於延春閣下傳旨既畢立具奏牘上大悅
稱快者再三命左丞相董守簡賜宴史館明日入謝平
章納麟謂曰吾久在省臺未見昨日天顏如是之喜也
張公起巖先為承旨位第六公所代第四公曰張公吾
榜首又先拜命今位次反居末雖曰君命誼有未安乃
爾讓之及承史後進上喜書成賜白金百兩金幣表裏

三年知貢舉除福建閩海道
二年使行次浙西疾復作因請致仕九年夏遣使
賜白金五十兩內醞二尊勅謨故相冀寧忠宣王帖木
爾世務日與昆弟故舊觴詠自適有終焉之志十年
秋復授承旨遣使賜內醞二尊以老病力辭不獲湖廣
省臣知朝廷注意於公屬養疾武昌道宮日往候問勸
公北行控辭之文屢上不允又遣使賜內醞二尊趣行
適車駕還自開平迎謁行殿復有旨行禮朝賀聚會皆
免冬奉勅謨定國律謨選格序河決白茆口大興工役
勅公謨河平之碑十二年春宣赴延春閣集議肆赦草

詔夏乞致仕陳情誠懇乃特授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右丞相致仕賜楮幣萬貫王帶一條仍給全俸從子遜老授本省檢校官孫佑持授湖廣道宣慰使司照磨俾得便養將行降旨不允依前承旨進階光祿大夫辭不獲十二年上如開平中途賜楮幣萬五千貫尋奉勅讓金字藏經序新建壽元忠國寺碑文十四年知貢舉又充廷試讀卷官至是始知家罹寇禍二兄一弟相繼去世親屬四百指死已大半配葬國夫人謝氏避難郡城亦沒公聞變哀甚上深憫念賜楮幣萬五千貫傳旨慰勞復命遜老以資成庫副使給驛還鄉收聚所餘骨肉遷寓武陵奉勅讓三皇廟新置雅樂記大赦天下草詔時

又以病不能出外命就家具藁秋皇太子遣宮臣齋親書經訓二大字內醞二尊以賜上箋稱謝皇太子命世臣解說藏諸端本堂十五年讓皇太子玉冊文賜金帛表裏段楮幣萬五千貫十六年上遣近臣賜楮幣萬五千貫撫諭高句驪草詔十七年春乞致仕欲由蜀還鄉不允大赦天下宣赴內府草詔時久病不能步履丞相傳旨肩輿至延春閣下上問丞相斯人在朝最久製述益富年壽今幾何丞相悉以對賜楮幣二萬五千貫遣執政存勞皇太子千秋節賜楮幣萬貫十二月戊戌薨於崇教里寓舍中書以聞上賻以楮幣二萬五千貫皇太子賻以楮幣五千貫明年三月壬寅權葬京西宛平

縣香山鄉石井村公既喪其長子達老後請于朝以長
兄之孫佑持為孫今授從仕郎侍儀司通事舍人婿卜
士駿靖州安撫司經歷教授李崇志有圭齋文集若干
卷惟公學於未有科第之先沉潛經傳所親承多故宋
耆碩而性度雍容含弘績密出宰二縣寬仁恭愛處已
儉約為政庶平不苛視民如子舉善以勸未嘗笞辱故
歷官四十餘年在朝之日居四之三三任成均兩為祭
酒六入翰林而三拜承旨脩實錄大典三史皆大制作
屢主文衡兩知貢舉及讀卷官凡宗廟朝廷雄文大冊
書若萬方國所用制詔多出公手海內名山大川釋老
書三言者大墓碑銘得公文詞為樂片文隻字流

傳人間咸知貴重文章道德卓然名世引拔善類贊化
衛道黼黻治具與有功焉於是中外莫不敬服及大盜
之起相國徂征公嘗陳論事宜謂當請命大廟而後行
招捕並行則脅從誑誤者可生六部諸司分官從行糜
費供給歲月稍久必致公私匱乏嚴禁州縣科歛不公
一軍失利他軍不援罪在主將蒙古漢軍民義一體論
賞不可分別輕重徐州既平當順流東下耀武揚州遣
將分勁軍一支北助河州軍討平淮西一支南助池州
軍討平江州規圖湖廣江西道遣使督南陽圖襄陽四
川軍圖湖廣督河南軍急攻汝南約諸軍以十月夷黃
州賊巢明立賞格正賊降者蠲其罪仍與相副官職土

豪能殺賊來降者亦官之大軍所至傳諭脅從者別置
一所則賊勢自孤有殺降俘男女者殺士之通曉軍務
立加旌擢至於謹烽燧精間諜皆不可缺其後政府求
疏時事公首言京師天下根本車駕行幸宜於侍衛親
軍中遴選射藝絕倫方畧出衆者教練守禦要害陝西
四川宜擇德望重臣素習武備深曉民事令其久任責
以保障一方不宜數數遷除併力克復山東以制河南
兩淮選猛將擇精兵萬餘人出賊不意以取武昌邊官
省掾宜擇公平廉謹之人俾專兵事右司選官一員專
一巡檢克復州郡覈其無籍戶若干今有若干總兵官
與監臨上司結罪申報則公經濟之術可窺其萬

一矣素官學京師嘗從公於史館晚辱典進尤至謂可
以承斯文之遺緒然素之行不佞無能為役佑持請序
述公之世家出仕行實上之大常史官以俟采擇謹狀
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危素狀

主齋文集卷之十六終



